

妻子集

汝龍譯

妻 子 集

著 夫 訶 契 · 東 安

譯 龍 汝

新譯文叢刊
契訶夫小說選集

8

妻子集

The Wife, etc.

(The Tales of Chekhov 13 vols.

Tr. by Constance Garnett)

著者 A. CHEKHOV

譯者 汝龍

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

上海汕頭路八二號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·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定價 九千五百元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契訶夫寫給阿歷克塞·N·普列希切葉夫的信

我怕人家在我的文章裏尋找傾向，一心要弄明白我究竟是自由主義份子呢，還是保守派。我不是自由主義份子，不是保守派，不是漸進主義者，不是和尙，不是局外主義者（indifferentist）。我希望做一個自由的藝術家，不做別的；我遺憾上帝沒賜給我力量，叫我能够做那樣一個藝術家。我憎惡說謊和暴力，不論它們採取甚麼樣的形式；我討厭宗教法院的祕書，也同樣討厭諾托維奇和格拉采甫斯基。假仁假義，愚蠢，專制——不僅在商店老闆的家裏和

● 普列希切葉夫是一個年老的詩人，契訶夫稱他做「文學上的教父」。這詩人在首先刊載契訶夫作品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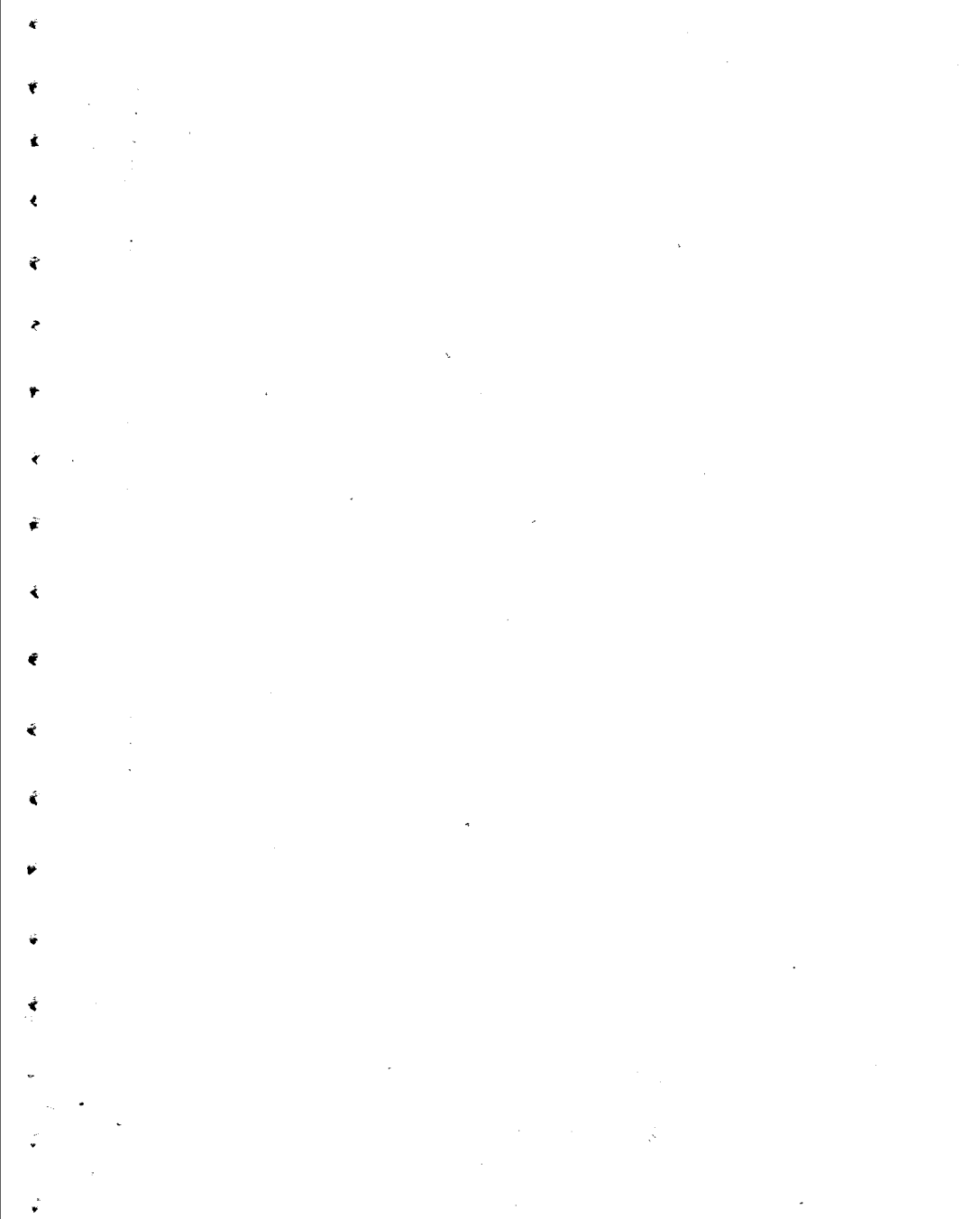
一份月刊上，做小說欄的編輯。奧西普·諾托維奇和格里高里·格拉采甫斯基是自由主義派的報紙專欄作家——英譯者。

拘留所裏盛行；我還看見它們在科學裏，在文學裏，在年青一代裏……盛行。這就是爲甚麼我不喜歡憲兵，也不喜歡屠夫，也不喜歡學者，也不喜歡作家，也不喜歡青年的緣故。我認爲商標和貨籤是一種偏見。我認爲頂頂神聖的東西，是人的身體，健康，智慧，才能，靈感，愛情，絕對的自由——不受暴力和虛偽影響的自由，不管暴力和虛偽用甚麼方式表現出來。如果我是一個大藝術家，這就是我所要奉行的綱領。

目次

契訶夫寫給阿歷克塞·N·普列希切萊夫的信	一
妻 子	三
文學教師	七五
没人要的東西	一一三
讀古文的學生	一二五
廚娘的出嫁	一三一
懺悔星期二日	一四一
在苦難週	一五一
白眉毛	一六一
舊 房	一六九

婁子集



妻子

我接到這樣一封信：

「親愛的先生，巴維爾·安德萊伊奇！

離您不遠的地方——那就是說，在彼斯特洛佛村——發生了叫人很焦心的事情，關於這個，我覺得我有寫信報告您的責任。原來，那村子裏所有的農民賣掉自己的草房和一切用具，動身到托木斯克●省去，可是沒走到那兒，又折回來了。回到這兒，當然，他們

● 西伯利亞中部偏西的一個省名。——中譯者。

現在是甚麼也沒有了；樣樣東西都屬於別人了。他們三四家人住在一個草房裏，因此每個草房裏都至少有十五個男人和女子，小孩還不計算在內；總之，沒有喫的了。那兒鬧了飢荒，由於飢餓害了可怕的黑死病，或者出天花，得傷寒；實在，人人都倒下了。醫生的助手說：人一走進小屋，看見的是甚麼？人人害病，人人燒得說胡話，有的笑，有的發瘋，小屋裏都很髒；沒人給他們拿水，沒人給他們喝水，除了冰凍的番薯以外沒有東西可喫。農民既然需要他們所沒有的麵包，勝過需要醫藥，那麼索柏爾（我們的地方議會的醫生）和他的女助手有甚麼辦法呢？地方議會不肯幫助他們，理由是由他們的名字已經從本區的戶口冊上剔除，他們現在只能算是托木斯克的居民了；況且地方議會也沒有錢。

我把這些事實陳報如上，知道您爲人心善，求您萬勿拒絕火速的賙濟。

爲您祝福的人。」

這封信明明是那位冠着動物姓氏●的醫生或他的女助手寫來的。地方議會的醫生或

助手之流，幹了多年以後，一天天的變得漸漸自安於「沒辦法」了，可是，仍舊從那些靠冰凍的番薯過活的人身上拿薪水，而且自以為有權利判斷我究竟心善不心善。

這封匿名信，再加上農民每天早晨上我家廚房來下跪；我家糧倉的牆半夜裏給人挖了洞，二十包黑麥給人從糧倉裏偷去；以及談天，報紙，壞天氣，所培養出來的常在的鬱悶——這一切弄得我心裏挺煩，無精打采而且效率不好的做着工作。我正在寫鐵道史，我須得看許多多俄文和外文書籍，小冊子，雜誌上的文章，算數目字，查對數表，思索，寫作；然後再看，再算，再想；可是每逢我拿起書來，或開始思索，我的思想就亂成一團，我的眼睛映個不停，我只好從桌旁站起來，嘆口氣，在我那空蕩蕩的鄉間別墅的大房間裏踱來踱去。我走累了，就在我書房的窗前呆站着，眼望寬廣的院子、水池、赤裸裸的小樺樹和廣漠的田野——那上面鋪着最近落下地，已經在溶化的雪。我看見地平線上有一座小山，山上有一撮爛泥顏色的小屋，從那兒有一條黑色的泥路順着山坡下來，穿過白色的田野，成功一條彎彎曲曲的細帶。那就是彼斯特洛佛村，關於那村子的情形，我那位通信人已經寫信告訴我了。要不是因為那些在池塘裏和田野上閒游的牛預感到天要下雨或下雪，嗚嗚的叫喚着，要不是因為木匠的房子裏乒乒乓乓的響，那麼那一片亂七八糟的世界，可就活像死海了；一切是那麼安靜，不動，沒生氣，冷清！

我心不定，這妨害了我工作，不容我凝神細想；我不知道這是甚麼緣故，我一心相信這是失望。我確實已經辭掉鐵路交通部的官職，特意搬到鄉下來，好太太平平的過活，專心寫些有關社會問題的文章。這早就是我心愛的夢。現在呢，我卻不得不對和平和學問說聲再會，丟開一切，專門想着農民了。這是沒法避免的，因為我相信在這個區裏除我以外絕沒有第二個人肯賙濟饑民。我四周的人都沒受過教育，頭腦不清楚，冷冷淡淡，大部分人都都不誠實，或者即使誠實，也誠實得不近情理，不切實際，比方說，跟我妻子一樣。這些人是靠不住的；讓農民去自生自滅吧，那又是不行的，因此剩下來只有一件事可做，就是順應需要，親自動手救濟農民了。

我第一步先下決心：拿五千盧布出來，賙濟挨餓的農民。這沒有減輕我的不安，反倒加重了。我在窗前閒站或在各房間溜灣兒的時候，我給以前從沒遇到過的一個問題苦惱着：這筆錢應該怎樣化掉纔對。買來麵包，挨家散發，那不是一個人辦得成的，況且這裏頭還有危險：在繁忙中，你對那些喫飽的人，或不願同胞只顧賺錢的人，也許倒會發了雙份飢民應得的糧食。對於本地的官員嘛，我又沒有信心。那些區長和收稅員之流全是年青人，我不相信他們就跟我不相信當代的一般年青人一樣，他們唯利是圖，沒有理想。至於地方議會啦，農民法庭啦，一切本地的機關啦，一點也引不起我向它們求援的意思。我知道所有這些機關專門忙着從地

方議會和政府的蛋糕上摘葡萄乾喫，永遠張大嘴巴，等着只要有別的蛋糕出現，就咬它一口。我猛然想到邀約鄰近的地主來，向他們提議在我家裏組織委員會或中央機構一類的東西，捐款統統繳給它，由它把賑濟品和指示散發全區；這樣一個機構可以使大家常常磋商，還可以做大規模的、如意的指揮，這倒完全合我的意。可是我一想到宴會啦，午飯啦，晚飯啦，吵鬧啦，光陰的浪費啦，長談啦，人品混雜的內地交際生活難免會帶到我家裏來的惡俗的氣派啦，我就連忙放棄了我的想頭。

我自己的家人呢，簡直休想他們肯幫忙或支持。我父親的家庭，我小時的家庭，原是熱鬧的大家庭，現在卻一個人也沒剩下，只剩下個女家庭教師瑪麗亞小姐，或者，按照現在大家對她的稱呼，瑪麗亞·蓋拉西莫芙娜，她是個完全不中用的人。她是個古板的七十歲的老小姐，穿一身灰色的便服，戴一頂白絲織的帽子，活像個瓷娃娃。她老是坐在客廳裏看書。

每逢我走過她面前，她總會到我默想的原因，就說：

「你能指望甚麼呢，巴夏？我早就跟你說過事情會鬧到這地步。你只要看看我們的用

人，就可以明白了。」

我妻子娜泰爾芽·加甫莉羅芙娜，住在樓下，她佔用了樓下的所有房間。她在樓下她自己的那些房間裏睡覺，喫飯，接見客人；至於我在怎樣喫飯，睡覺，或接見甚麼人，她絲毫也不關心。我們相互間的關係是簡單的，並不緊張，然而冷淡，空虛，陰鬱，就跟長久廝守在一起，因此哪怕住在同一個房頂底下，也親熱不起來的人的關係一樣。原先我因娜泰爾芽·加甫莉羅芙娜而感到的又熱烈又痛苦的愛情——有一陣子甜甜蜜蜜，有一陣子苦得跟艾草一樣——現在是連影踪也沒有了。往日的反目——高聲吵架啦，責罵啦，抱怨啦，彼此恨得要命啦，結果總是我妻子出國去，或回娘家去，我呢，常常隨一小筆款子去，好常常刺激她的自尊心——也沒留下甚麼芥蒂。（我那驕傲而敏感的妻子和她的家人靠我化錢養活，她雖然很不願意這樣，可又不能拒絕我的錢；這使我心裏很痛快，在我的愁苦中算是唯一的安慰。）現在，每逢我們在樓下走廊或院子裏偶然見面，我總是鞠躬，她也總是客氣的笑一笑，我們談談天氣，說現在好像應該裝雙層窗子了，又說起不知道是誰坐着車子走過隄壩，拉車子的馬拴着鈴鐺。

遇到這種時候，我總在她臉上唸到：「我對你是忠實的，沒有沾辱你自己看得很重的你那好名聲；你呢，也識相，不管我的事；我們總算是打了個平手。」

我向我自己保證說，我的愛情早已死滅，我太專心於我的工作，沒功夫認真想到我跟我妻子的關係了。可是，唉，那只是我那麼想罷了。每逢我妻子在樓下講話，我總是注意的聽她的聲音，其實一個字也聽不清。每逢她在樓下彈鋼琴，我老是站起來聽。每逢她的馬車或配好鞍子的馬給帶到門前，我總是走到窗口，等着看她走出房子，然後我眼看她坐上馬車或騎上馬，走出院子。我覺得我心裏有點反常，我擔心我的眼睛或我的臉的表情會叫我出醜。我看我妻子的背影，然後等着她回來，好再到窗口去看她的臉，她的肩膀，她的皮衣，她的帽子。我覺得淒涼，難過，無限的悵惘，有心趁她不在家的時候上她的各個房間裏去走走，巴望着我妻子和我因為性情不合而不能解決的問題，趕快靠自然的法則自動解決——那就是，這個二十七歲的美人趕快變老，我的頭也趕快變白變禿。

一天，午飯時分，管家報告我，說彼斯特洛佛的農民已經開始揭掉房頂上的乾草來餵牲口了。瑪麗亞·蓋拉西莫芙娜驚恐迷茫的瞧着我。

「我有甚麼辦法呢？」我對她說。「人總不能用一隻手打架呀，我從沒像現在這樣感到

勢孤力單過。我情願出很大一筆錢在全省找一個我信得過的人。」

『邀伊凡·伊凡尼奇來吧，』瑪麗亞·蓋拉西莫芙娜說。

『對啊！』我想，高興起來。『那倒是個辦法！C'est raison.』我哼着，走到我的書房去給伊凡·伊凡尼奇寫信。『C'est raison, C'est raison.』

二

二十五年到三十五年前，在這所房子裏大喫大喝，跳假面舞，講戀愛，結婚，養成羣的狼狗和駿馬，連累我們破鈔和煩心的一大堆熟人當中，現在仍舊活着的只有一個人，就是伊凡·伊凡尼奇·卜拉金。有一個時期，他原本很活潑，談鋒健，愛熱鬧，專門講戀愛，由於思想激烈，面貌特別俊美而出名——他那張臉不但迷住女人，也迷住男人；現在呢，他已經是老頭子，發了福，既談不上思想，也談不上俊美的延挨着日子了。他在接到我的信的當天就來了，那時正是黃昏，茶炊已經端進飯廳，矮小的瑪麗亞·蓋拉西莫芙娜正在切檸檬片。

「我很高興看見你，我的好人兒，」我迎着他，快活的說。「噢，你比從前更胖啦。」

「這不是發胖；這是浮腫，」他回答。「一定是有黃蜂螫了我囉。」

他一面嘲笑自己肥胖，一面親親熱熱伸出胳膊來摟住我的腰，把他那軟綿綿的大頭抵住我的胸口，他的頭髮梳下來，蓋在腦門子上，跟小俄羅斯人一樣；他發出老邁的、尖細的笑聲。

「你呢，倒越來越少俊啦，」他笑着說。「我不懂你是用甚麼染料染你的頭髮和鬚子的；你也可以送給我一點啊。」他喘咻咻的摟抱我，吻我的臉蛋兒。「你也可以送給我一點啊，」他重說一遍。「噢，你還沒滿四十吶，不是嗎？」

「唉，我已經四十六歲囉！」我笑着說。

伊凡·伊凡尼奇身上有一股牛脂蠟燭和廚房的氣味，這氣味跟他剛好相稱。他那膨脹的、慢慢移動的大肉體上面緊繃着一件長禮服，就跟車夫的號衣一樣，腰身特別寬，沒有鈕扣，只有鈎子和扣子眼；比方說，要是他身上有古龍●香水的氣味，那反倒怪了。從他那沒剃鬚子的、看上去像生着一堆薊草似的、發青的、層層疊疊的長下巴上，從他那爆眼睛上，從他的呼吸

● 德國的一個城市名，以產香水著名——中譯者。